

眼前的詩



● 張瑞星詩鈔 ●

張瑞星詩鈔

ajak-ajak untuk sementara ini • poems for the time being

沐浴島

(戴九特)

在清麗的水中醒來
她發覺
裡沐在河裏的時候
羽翼便躍動在風裏
像片片帆
散落在河上漂浮
像朵朵花
她聞到陽光的新香
在燦亮的金沙河岸
她聽見自己的音聲
依然迴盪在渾身之間
七情六慾大開大地通暢
她是飄飄的流水冷冷
在一朵花瓣飄落的寂靜間
冥思青山之後的草木山水
她終於看見世月的雨花中
清淨的自己
像透明的星子拾起
墜落河裏
在清麗的水中醒來

將息

寫詩和愛情夢雨和沙塵
是怎樣的青春 碎皮風沙
是另一個名字 陽光
是最終的一重黑髮

時間一直是休戰
在木吉他聲中剝剝落落的
葉詩 在掌心沉思
我靜自恍如舊歲
深淺綠色的星子悠然如白馬隱逝
這時音樂是唯一的牽掛 歡喜
徐徐洪洪流瀉的河潮
這城市 我似乎看見廬山水呢
我在遺忘甚麼江湖呢

人到黃昏
容顏總在巴士窗玻璃浮想
鳥籠更紗飛入林中的交融
絕品的星子更似底回響
我是倒影總寂寞的流雲嗎
而在輓歌中並看到
蜀道人間嘆曰嘆人
就不再寫詩了
寫詩的不復年少了
看飲豐腴的
塵埃
要歸寂於怎樣的國土

青色的蜘蛛

牠的生命是一隻
青色的蜘蛛
高高的
垂在蘋果樹枝椏上
在沒有陽光的下午
憂鬱地
望著青草地上黃色的落葉
以及空無人跡的椅子和球場

■

牠的生命是一隻
不懂電氣的
青蜘蛛
相信 E · S · P · 與耶穌
還有清掃落葉的人
以及醫自車醫人傷處
像城市獸的靜觀
在夕陽無限好的黄昏
悠閒地
穿梭在各種陽光和網間

■

牠的生命是一隻
從不捕捉昆蟲的
青蜘蛛
在下雨的晚上
快樂地
為風是真的胡說謊
像片片雲子
貼掛在樹枝間
然後輕輕抖落
歸還落網的塵埃
像一粒熟透的紅葡萄
那樣墜去

愛爾蘭

愛爾蘭
愛爾蘭是座秘密花園的名字
青春奔過林石間
像一枚復活的舊愛
用蘭花的血
寫一首情詩
然後躺在地上
吟詠雨水與陽光之間的
悠長的紅橋的感官
像一朵七彩的花
自音樂管中的宮調舞躍而出

愛爾蘭
愛爾蘭是一座秘密花園
囚禁了許多星子的寂寞
在夜裡流星雨如傷痕在園中湧動
一座藍色的空中花園
像飄落風中的走馬燈

有許多聲聲的謊
終究不說

愛蘭蘭

愛蘭蘭只不過是樹林密花園的名字
或蒼藍色的空中花園
快樂與痛苦，喜悅與悲哀的
雜草草叢生——
散髮的波希米亞遊客
在晚風中飄蕩一盞古路車
同時讓春風吹過草的芬芳
那是水仙花開了
那時愛蘭蘭在甚麼地方呢

愛情與羊群

你說那是兩回事
愛人 當午後雨歇
電話鈴聲是溫暖的悽切
我已倦於愛與死這一類的浮思
我告訴你愛情不是羊群
愛情無需羊欄
愛人不是牧羊人
如果愛情與羊群有關
青青草原是唯一的驛站與場
至於牧羊人
如果愛情在雨中迷失了路向
我想他必然隨着星月的巡尋
而不是網與漁夫與魚這迷人的邏輯
愛人 因為太多細微的恐懼
我一直無法想像海明威那老頭兒筆下的
海與魚的故事
我已逐漸迷信起這套愛情與羊群的理論
並且是唯一的信仰
但那是你所否決的
甚至它們唯一的共同點
你也說那是兩回事

扣用的行板

而前幾個星期天下午
我聆聽雨與屋瓦及土地濕潤的憂傷
我關上眼睛，在無窗的斗室
我在書桌邊上看見一輪窗
我眺望一座在雨中隱隱的海洋——
像白鯨救難在浪濤的船隻無聲沉沒
灰色的鳥兒一隻復一隻過去
以及彩虹與窩在彩虹的名字
並且我的記憶街道與花園開始浮現迴響
某個下午，電影散場，暴雨剛停止
某個深夜，帶著恐懼回家，雨簌簌落下
某個早晨在床上，在候車，在運動場，
在辦公室

某個中午在課堂、在窗內、在飯桌、在
油紙傘下、在黑色的雨衣裏、在國車上
某個下午在寫詩、在郵政局、在書站、
在閱讀的土地
某個晚上在看書、在聽播、在聽歌、在看電視
或者在冥想、在記日記、在等我的愛、在異域
的火車上、在床上、在呼吸
或者某個雨後或者某個雨前或者某個雨中
我期望看我平思看我期待看我厭倦看
而我沒有張開眼
我沒有遠去黃城城的燈光
我不知道我的詩是不是艘艘沈沒的船
我呼喊著我的存在
我睡熟了

窗

（昆達風）

窗的邊沿已不復成爲記憶）

我看見雲
我看見雨
我看見流水涼涼（水中有風吹穿）
我看見草原（綠色的製作）
我看見神和神在風中環遊
我看見風琴（擊響無形的大鼓）
我看見鳥（飛向神國啟夢）
我看見蝴蝶（翩跹與蜂喧）
我看見樹（還有甚麼比它們更靠近智慧）
我看見石（默然靜靜看一場風暴變）
我看見你的手
我看見上座木
我看見花（綠葉和紅花）
我看見窗（窗裏的窗）
我聞它的兩片心扉
（汽車飛馳而去 男人女人匆匆經過
沒有人擡頭望窗）

我聽到陽光和雨的音樂
我聽到橡葉的連響
我聽到草花的呢喃
我聽到石頭血管裏的沸流
我聽到蟬鳴的迷離
我聽到農地和牧場的歡聲
我聽到女傭的腳步
我聽到 我聽到花的微笑
當我走向窗來
我聽不到屋內的聲音
當我只聽到窗裏的心跳
（汽車飛馳而過 男人女人匆匆奔馳
窗影花影愈來愈迷離了）

永遠有一座城堡

我不知道森林是在城堡之前
或城堡之後才是森林
不論是灰濛的夜
我聆聽河流過的聲音
我睡醒中醒色的地圖上
找不到它們的所在
還有多少人在乎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呢
我不知道，我漸漸窮乏地生活在
期待城堡的焦慮裡
驚訝與愛，像條上往工業區的巴士
而期望看到河，然後抵達城堡
然後如所有離去的飛鳥
雖然與森林和所期待的
都是遙遠和不確定
像虛假的真實較不真實
我的真情與快樂，是不是
夜之沙岸的風聲、水仙與卵石
必須藉月光月影才能尋獲
我不知道，我相信永遠有一座城堡
在塵埃滿地一如浮沙的流裡
過去與現在
不知如何與如何地存在
像一座不眠的風夜
只有樹的搖曳
與不安的飛鳥——

下午五點鐘的時刻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
懷念在路旁漆黃色的欄杆
等待公共巴士駛來
於是牠有許多時間看雲
觀賞別人如何經過街道時
商業學店的女法穿著褐色校服
一手拿著書夾課本一手背在頸後
一邊露出牙齒與男同學討笑喜歡
而後背了一個繡上圖紋的布袋
手中拿著一本厚厚的英文流行小說
衣著單薄全身的確像女工
一面與永遠樓主人談話
一面回頭去看駛來的公共巴士的號碼
在窗外斜暖的陽光像一張大大的褐色網
懸掛在對面路的椰樹梢
以及更遠的山與林叢間
以及高樓大廈與工廠玻璃
像城市的壁
風從樓頂上掠過的訊息
是不是流流的鋼琴手
不不，是巴士來了
穿長袖口衣的學校女通曉揮臂
在路中間豎起「禁止」的交通標誌牌架
所有的車輛逐漸停止
一群白上衣藍褲的下午班小學生
披著足球衫奔掠過路去

他們

to live and let live

他們信得

愛

大地

馬

玫瑰

羽毛

陽光

音樂與舞蹈

他們

輪流

傳遞

槍聲

儀式煙管

在紀念碑

附近的

樹洞樹下

他們相信

最後的

進步

是生存

像無盡的

星星夜

裏的

運行

他們的

聲音

像石頭

像塵

與石子

落在地上

鋪色的

藍色上衣

寄簡（寄頁／七七・八・十五／香港版）

1

是誰在誰說呢

吾友，你我

還是時間這條滑溜的星蟬

許多星子默然墜落

落在我掌上透明而無光

我總以為忘記會是枚木犀草而我還不懂

閃爍之後向吾友交還宣傳

沒有人能說

我當然不是，而記憶已是失光底星子我總無以

斷言甚至無以遺忘

無論如何，那連河依舊自由地流在淌流

是誰在淌流呢

春天，河中水

和是時間遠遠悠悠淌流的速度

我的答案是這問題重重的迴響來不及聽輕涼花瓣被

封在白色信封內的黑暗最快速聲音也聽不見了

Bunga Raya

(當然不是死者)

有時我到那裏去

週末或星期日下午

然後在夜晚上下斜坡抵埠回家的巴士

不為甚麼

或者只因為途中那片青翠開滿的草坪

有一個黄昏我看見一個鳥新新飛過像雲中的蛇

有一回我努力地尋索牛羊的影子

有一回在草坪的夜空我看見屋子流螢

我快快許願希望青草在葉背有銀色的夢

有時我到那裏去

或者是因為在城外路旁的生活氣息

那時許多麼像一條河路旁的類似兩岸的人家

有時我看見馬來婦女坐在門檻

有時我看見印籍中年樓上巴士

能多麼像梵谷畫裏的農夫

有時我回頭看見巴士把路上的雨水潑在騎舞車的

男孩身上

他的叫聲又驚又喜

有時我看見男人在窄小的咖啡店看報紙

有時我到那裏去

有時只因為等待時間在手錶裏從下午行到晚上

有時只因為言不及義並沒有甚麼不好

有時我到那裏去

回家時在城中的巴士總站等最後一班車同行

在那時間靜止的等待中沉思

城市的生活與日子之間的空虛

日下月下，並沒有甚麼心事

也沒有甚麼不好，除了入夜寫詩

寫詩不寫詩都要漸漸不安起來

有時我到那裏去

回到家已是半夜了

我在睡醒的氣息世界找尋那本寫詩草稿的草紙簿

詩就像路上與露天幕樓上空的星子

在明月與黑暗的天界閃爍又滅過

然後我去沖涼

然後修改了幾行詩上床睡覺

有時我到那裏去

週末或星期日下午

有時我不到那裏去

不為甚麼

因為我要上班工作

昨天我翻報紙
讀到今天是世界環境日的訊息
今夜我回到家時
已過深夜十二時
我忘了閱讀今天的世界環境日啟辭
我感到疲累又萬汗滿身
因為下班之後
我花了二小時多才經過城中到達城外的目的地
我經過城市像過關
通過城中的污染像通過萬城黑色的獸
而在那兒的內城我居高望城中
我的天我居然在那樣的地方生活了二年多
而從未寫信給時報的「讀者來函」校訴說
我們何以眼不見腳為淨
而我還要在城中生活更久、聽、看或嗅更多時刻
其實除了所得觀面格的不安我尚無怨詞
除了交通阻塞的計劃偏失別無抗議
當然除了理想轉歸絕理想我也別無失望
但是今夜我懷憶原來一如還是從工廠煙囪開始
走向自然的時候實遙遠
像在太陽下山的地方
像在遠方，世界非暴力演講日，我同時記起
有人譴反核示威被暴力毆傷人權
我只好寫一首關於生態學的詩
然後在那喧嘩（幸好城中沒有靜喧）上床去
一切都發生在昨天了



人間詩刊之2

● 編輯：劉衍聰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diterbitkan oleh: penerbit homo manusia
57-c, jalan tandok, kuala lumpur.

印刷者 太平印刷有限公司

dicetak oleh: percetakan sentosa (s.s.) sdn. bhd.
17, jln. brunei baru, off psdn, kuala lumpur.